

静悄悄的三渡水老街

阳奇峰

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对古色古香的东西痴迷,青砖黛瓦的房子,飞檐翘角的老宅院,青苔滋长的雕花格子木窗,如同长诗般的石板路让我沉醉。

三渡水的街形成并不是很久。在清朝光绪版的新宁县志里,三渡水并不是一个铺,也不是一个村,它的相关记载却是一座贞节牌坊和一座三渡水桥,是龙源二水交汇之地。三渡水形成街的最主要的原因,可能是三渡水大峡谷深处大山里的锑矿。据传,清末麻竹山、高冠山开始开采锑矿,到了民国初期,国家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,各路探宝者来到了一渡水的大山里开采矿石,而三渡水正是大峡谷的豁口,进出的马队多在三渡水歇脚。过往的人一多,便就有了铺子,铺子多了,便有了这条老街。

三渡水商铺的两边木房,不再像清朝年间那般雕梁画栋,而是简约实效,有些房子还用上了民国时期的混凝土结构,与晚清完全不一样的风格。三渡水最有特色的房子当属李泽周故居。李泽周生于书香门第,在长沙学习过美术,通西洋文化,在当时闭

塞的山谷里,李泽周算是一个极有文化的人。李泽周故居的临街的外墙上,留着李泽周彩描的一幅世界地图,至今清晰可辨,颜色鲜艳。

住在老街的老人告诉我,在民国时期,三渡水曾是一渡水地区商业的黄金口岸,这里曾有酒馆、客栈、马坊、伙铺、铁匠铺、杂货铺、肉铺、豆腐铺、当铺数间。这街边的一代代传承的老木房,纪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痕迹。

街的中心,有一条小路,小路的尽头是一座破落的古庙。庙的整体结构基本坍塌了。剩下一个佛台,有几根日益腐朽的木头努力支撑着些许片瓦。破庙原叫宣忠祠,本地人说不出是供奉谁,通过庙前残破的碑文“光禄大夫”线索,我翻看了《新宁县志》里,推测是纪念唐朝将军陈志业的祠庙,因为有记载的光禄大夫只此一人。古庙的石碑追溯到明正德年间,可见宣忠祠最少也有五百多年历史。庙堂上的石刻庙台雕刻清晰可辨,供奉的菩萨也极具明代风格。经过数百年的传承,老百姓似乎忘记了供奉的是谁。然而哪家小孩有个什么夜哭,自己命运有些什么波澜,都会在此祈求平安健康。

破庙正对面的巷子,有一座古墓。说古也并不是很古,只是一个清朝的破落地主为自己小妾修建的坟墓。葬在路边是很不符合中国的墓葬风格的。只能说明,墓葬前这里并没有街,只有庙陪着墓。坟墓不大,墓碑很精致,在清朝时间,一个小妾享有如此大而精致的墓碑是不多见的,可见她的丈夫是深爱她的。我没有去研究这个故事,我想故事的背后,一定是一段曲折蜿蜒的爱情。

三渡水老街最可惜的是三渡水的老桥倒了,换成了水泥板子桥。三渡水的石板路也挖了,换成了水泥路。世间万物都在悄然变化着,见证爱情的坟墓,我们已经说不出它的故事;代表着信仰的庙宇,衰败得一片瓦砾;老街曾经的繁华,变成了平静的村道。只有那眼神迷离的老人坐在村口的大池塘边上,数着时光的涟漪。而我们,看着这日换星移仍不改初颜的旧木楼,沿着前尘旧梦,游走在幽远的古巷中,打捞着似水流年的过往,寻觅着不远处的光阴和故事……

山边荻花又红得热闹了,贞节牌坊前的三渡水老街道,还是如此静悄悄。

香椿

方刚

“门前一树椿,春菜不担心”
母亲念一句谚语
小土院里飘荡香味

香椿的树干高而直
母亲小心地摘下几片叶子
从不伤及嫩芽

香椿是我记忆里最好吃的菜
或炒或煎,日子调和得容易入口
有时,母亲用香椿制酱
让一种香持久地介入生活

后来,每次在农家饭庄吃香椿
我都望见,一缕炊烟
从故乡的方向升起来

婆婆的养老焦虑

刘希

女儿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安了家,儿子又长年累月在外工作,婆婆一直有养老焦虑,尽管我三番五次对她说:“老了不用怕,有我呢。”

每次看到电视里养老的剧情,婆婆的焦虑症就更加厉害,好几次我看到她边看电视边抹眼泪,我安慰她,说那是编剧编的,就想赚人眼泪的,不可信。可婆婆依旧揪心地说:“每个人都会老,这是迟早的事,我现在能吃能睡能动,体会不到老无所依的艰辛。等我真老了,不能动了,肯定是你们的负担。”我刚想辩驳,婆婆又开始吩咐:“等我和你爸老了,就把我们送到乡下老家,把老房子整一整,能住人。双休日你们要有空,就回来看看。”

婆婆一直念叨的老房子,是乡下那三间木板房,由于年久失修,已经破烂不堪了。我去过两次,一到下雨天地面就泥泞不堪,根本没法下脚,不过公婆常说,那是他们三十多年的心血,那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,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,所以那栋房子,即使前两年有人出高价买,公婆都不为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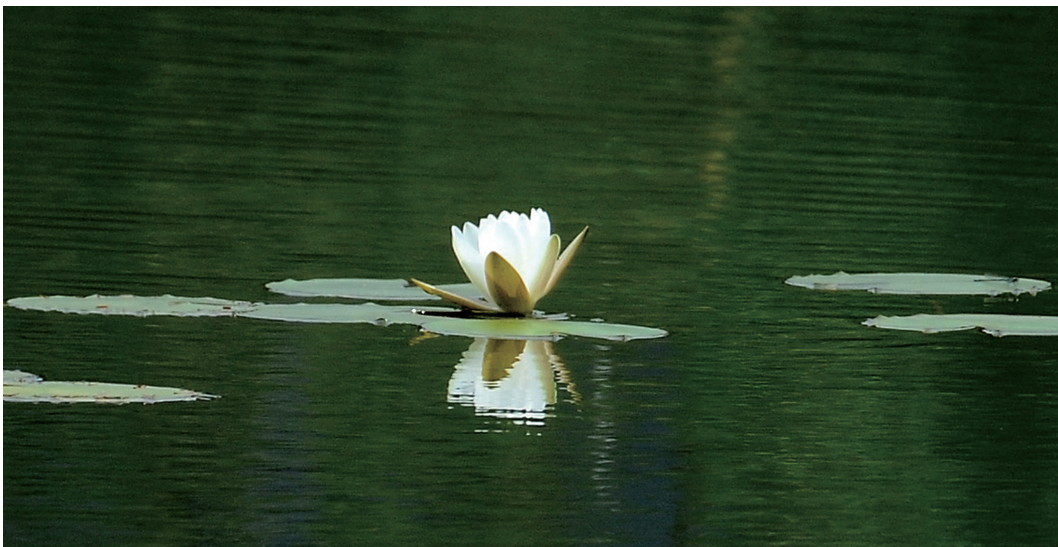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以为,他们是希望那块宅基地能卖到更高的价钱,没想到他们是想留着养老。那样的房子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离医院和菜场又远,怎么住?

我跟老公说了这事,老公说:“那房子真不能住人了。老了,爸妈还是跟我们一起住吧,有个照应。”老公说,过几年回家,再也不出远门工作了,给公婆吃了一颗定心丸,婆婆这才不提回老家养老的事。

婆婆看到小叔住进了养老院,听说住宿条件很好,饮食起居也有专人负责,婆婆又动了心。前去参观一次回来后,婆婆眉飞色舞地说:“等我和你爸老了,我们就住养老院吧,那家养老院离家也近,我想你们了,几分钟就能走回来看看。”我把了解到的养老院价目表报给她,婆婆一听吓一跳,连忙摇头:“一个人一个月交2000元,太贵了,两个人住的话,一个月要4000元,不能住,不能住。”

我知道,婆婆之所以有养老焦虑,一是怕自己身体出状况,行动不便拖累我们,二是怕老了没有经济来源,生活窘迫。为了让她打消这种焦虑,我给公婆建立了一个养老账户,每月定期存一笔钱在账户上。闲暇时,我陪婆婆出去锻炼身体,陪她打门球、散步、跳广场舞,我不仅要用行动告诉婆婆,她不仅老有所养,老有所依,我还要让婆婆知道,老也是一种美,没什么可怕的,老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。

婆婆的养老焦虑渐渐散去,再跟别人谈养老问题时,婆婆会骄傲地说:“我的养老不是问题。”



睡莲

李陶
摄

最忆踩藕

李星涛

盛夏,野藕正脆嫩。我们一群毛头小子,脱掉大裤头,扑通一声跳下河去,找到一枝刚啄破水皮的荷花梗,轻轻拈住,脚尖顺着花梗凉阴阴地滑了下去。此时,藕还稚嫩,底部藤茎纠结缠绕,须顺藤摸瓜才行。

脚尖拨开清凉的淤泥,一路迤迤辗转,斗折蛇行,触到藕了,脚尖再顺着藕身将周围的淤泥掏空,脚指向上轻轻一挑,随着眼前水面“咕嘟咕嘟”冒出一片黑水花,整支藕便白亮亮地浮出水面了。

踩藕须谨慎,花梗是找到藕的线索,不能拽断了。脚上用力既不能重也不能轻,重了会把藕踩断,断藕灌进淤泥,即便剖开洗净,也会渍进泥味的。没有踩断的藕常常带有嫩黄的尖

芽,身子白色鸟一样优美,怪不知大人们常说,藕会做窝呢。

踩藕是不会把整塘藕破坏掉的,藕是活的,当年的藕倘若不踩不挖,就会自动烂掉。藕根是相连的,新藕与烂藕一接触,马上就会感染,并随着腐烂。藕根只有当年被踩断挖断,才会鞭策它们分蘖,荷叶会越来越密,藕也会越长品相越好。

野藕是顶着花骨朵长出来的,有九个孔儿,又称白花藕。它们外皮光滑银白,身形细长,脆嫩多汁。洗净一节,坐在柳阴下,“咔嚓”咬上一口,脆爽清甜,清冽无渣。

野藕也有七个孔的,俗称红花藕,皮儿褐黄,外形圆润丰腴,含淀粉较多,熟食软糯,生吃苦涩。识别白花藕和红花藕方法异常简单,你只要看清荷叶间花朵的颜色便可知晓了。但无

论是九孔藕还是七孔藕,到了冬季,它们体内的糖分都会逐渐转化成淀粉,水分也减少过半,口感变得沙粉软糯,适于炖煮,而不适宜生吃了。

生吃白花藕,我喜欢捧着爽脆从底往上吃,虽然藕的尖端还没有开出洁白的荷花,但我依然能吃出满口的惊艳,觉得那舌尖上汁液就是清净的荷花化成的,如同秋雨过后,夜晚月光般的舒爽清凉。

踩藕时,我们或顺手摘得一蓬莲子,或随手拈来一朵绿荷。莲子藏在圆锥形的莲蓬里,剥出一颗莲子仁儿,摺进嘴里一嚼,清凉虚嫩,后尾上扬着一缕甜腥味儿。绿荷呢,翻扣过来,戴在头上,权当遮阳的小伞。

踩上来的藕,生的吃不了,就回家交给妈妈炒着吃。藕切成薄片,油锅里颠炒几下,加入精盐,喷点老醋,即可装盘上桌。这样做,既保住了藕清白的本色,又留有藕本身的脆爽清淡。

踩藕是少年趣事,现在想起来依然跃跃欲试。